

英雄迟暮与王者归来

AI“封神”与“迷妹”抢镜

——2017体坛难忘的人与事

过去一年的国内外体坛，我们如往年一样送别故人，重温薪火相传的永恒主题，也在“阿老师”与“迷妹”的“霸屏”潮中见证体育的延展，置身全新时代。岁末之际，我们在那些留下深刻印记的人和事里回味过往，寻找意义，触摸未来。

英雄迟暮，巨星告别

博尔特停下了奔驰的脚步，绿茵场再无追风少年卡卡，中场“艺术家”皮尔洛、罗西基隐退……他们都曾在青涩年华惊艳体坛，各自走过不平凡的路，最终也一样没能躲过英雄迟暮。

22岁时就打破100米和200米世界纪录，博尔特成为地球上跑得最快的人。九年后，他在万众瞩目的世锦赛跑道上摔倒，第一次默默离场，就此谢幕。十年前，卡卡加冕世界足球先生，长途奔袭一剑封喉为足坛绝技；皮尔洛和罗西基则早早展示出指挥大师的风范。在伤病的催促下，他们从“一线”退至“二线”，终于都在这个冬天选择离场。而“湖人”科比的告别持续了一年多，随着8号和24号两件战袍升起在斯台普斯中心上空，20年的传奇就此封存。

再见，不是不再相见，而是等待他们以另一种身份与我们相见。

失意世界杯，再聚恐物是人非

11月13日，意大利国门布冯一次次冲进对方禁区争抢头球，却还是无力带领球队冲进世界杯。2006年的世界杯冠军，跌入60年未遇的谷底，时值初冬，伟大门神却心比天凉。

在他们身前身后，飞翔的荷兰人和智利、加纳、美国也无缘明年俄罗斯的赛场，这个“失意者联盟”甚至足以成为一个“死亡之组”。世界杯四年一聚，而传奇老兵布冯、皮尔洛、德罗西、罗本、斯内德、布拉沃等等，却难再披战袍。

中国男足一如既往地倒在冲击决赛圈的路上，只是希望一度被点亮又在倏忽间熄灭。12强赛进行到第六场，里皮麾下的中国队在7年未能攻克的韩国队身上赢得首胜，“出线”这个一度被选择性遗忘的词开始重新被提起。虽然奇迹最终没有发生，但球员与球迷终于明白，我们可以力拼任何亚洲球队，我们也仍然需要更厚实的基底。

速攀“机器”殒命，又一个为人类探索极限的人走了

4月30日上午，这个时代最著名的登山家之一、“瑞士机器”乌里·斯特克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努子峰滑坠身亡，终年40岁。

斯特克多年来坚持用最接近原始的方式登山：不借助外力，不用保护器械，从不吸氧，仅靠冰镐、冰爪等简单装备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到达顶峰。

他曾创纪录地用28小时攀上海拔8091米的安纳布尔纳峰；曾在无保护的情况下翻越垂直落差1800多米的“死亡之墙”，用时2小时22分就从北壁登顶“欧洲第一险峰”艾格峰；曾在2012年无氧登顶珠穆朗玛峰……这些壮举使他被冠以“机器”的名号，而他的意外亡故却也因此更令人唏嘘扼腕。

在海拔几千米之上的空气稀薄地带，这个身形瘦长的男人不知疲倦地在山脊、雪坡上奔跑、攀爬。他或许不被常人理解，但他执着地一次次孤身挑战人类极限，正如同体育史上那些伟大的先行者，值得被铭记和仰望。

“费纳决”频现，恍如回到十年前

费德勒问鼎澳网温网，纳达尔斩获法网美网，看着“费纳决”从年初持续到年尾，仿佛梦回十年前。

十几年来，费德勒和纳达尔堪称男子网坛最伟大的对手。前几年，受伤病困扰，两人风光渐不及往日。按去年写好的剧本，今年可能会是焦科维奇独领风骚，或者是他与穆雷双雄争霸，抑或是年轻小将称王“封神”，不料却是两位老将携手上演王者归来的戏码，各自把大满贯冠军头



衔增加到19个和16个，并重回世界排名前两位。在热爱与信念面前，伤病不再无法逾越，时间也似乎可以为之驻留。

我们把每一场“费纳决”当作最后一场来珍惜，也同期盼年轻的面孔取代他们少时的偶像，完成一代对一代的超越。

朱婷，“无死角”体育偶像的诞生

4月23日，土耳其瓦基弗银行队问鼎欧洲女排冠军联赛，中国球员朱婷荣膺赛事MVP。随后的世俱杯上，她再度帮助球队夺冠并当选MVP。

一时间，“欧冠”“世俱杯”这些常年只属于“别人家”的荣誉，第一次让中国观众由衷自豪，以至于在网络空间激起的反响盖过了后来的大冠军杯。

在国内同龄体育明星中，朱婷少见地在舆论空间收获清一色正面评论。赛场上彰显霸气的“王之蔑视”，言谈举止的爽直和朴实，对运动事业的高度专注，都为她“圈粉”无数。有网友感慨，虽然没有精心经营的“人设”，但这位体坛新偶像竟然“无处可黑”。

在当下高度多元的舆论场中，能够产生这样的“无死角”偶像，或许值得更多人思考。

“迷妹”狂欢造就粉丝经济？

天津全运会成了里约奥运会后体坛“迷妹”们的又一次集体狂欢——在游泳馆外，宁泽涛比赛的门票被黄牛炒到超过6000元一张；乒乓球看台上，张继科后援团的助威声势让场馆里只剩下“一个声音”……

面对如此景象，不少人惊呼体育的“粉丝时代”来了，中国体育终于有了“粉丝经济”。

体育粉丝为赛事、产品买单，甚至在偶像的感召下自发参与社会活动，说明部分中国运动员开始拥有巨大影响力，体育产业也或将迎来一股强大的消费力量，这是中国体育发展的可喜一步。

但严格来说，“迷妹”又不同于体育粉丝，其中相当一部分只是追“星”，却并不热爱、甚至关心体育和项目本

身。这样的群体到底会带来无限可能还是一地鸡毛，仍有待观察。

电子竞技“攻占鸟巢”

11月4日，AR“巨龙”从“鸟巢”上空咆哮而过，巨型奖杯在“鸟巢”中央缓缓升起，上万名观众为《英雄联盟》2017全球总决赛呐喊欢呼。

从网吧少年“不务正业”的“游戏”，到进入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的“竞技”，多年来被家长们喊打的“网游”这一年在资本的助推下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4月，亚奥理事会将电子竞技接纳为亚运会项目；10月，国际奥委会同意将电子竞技视为一项“运动”。

事实上，不论当下主流文化是主动接纳还是被动接受，随着在互联网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掌握更多话语权和资源，电子竞技主流化之势不可阻挡。从某种程度上说，颇具科幻感的“鸟巢”盛典场景，甚至是人类在现实与虚拟两个空间未来走向的预告。

“阿老师”的归隐与“零大师”的横空出世

5月27日，19岁便已大杀四方的年轻棋士柯洁，在与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的三盘对决中完败。最后一场“搏杀”，面对难以逾越的差距，人类天下第一高手掩面而泣。这一幕以及“阿老师”随后的又一次“进化”，像巨石入水，在人类科技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激荡起层层涟漪。

从李世石到柯洁，人类围棋高手在一年间亲身验证了另一种智能的快速成长和对人类经验的颠覆。完胜柯洁后，“阿老师”“退役”；数月后，它再度现身，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进化”——从零开始，完全依靠自我学习成为无可匹敌的高手——它就叫“Zero”（零）。

“零大师”的横空出世意味着围棋作为人工智能试验田的终结，代表了深度学习的前沿成果，引来无数膜拜和无限憧憬，也再度触发了对人类命运的现实和哲学忧虑。当人类只知始和终，而机器掌握着过程和原理，那么人类将如何自处，又将走向何方？

(新华社)